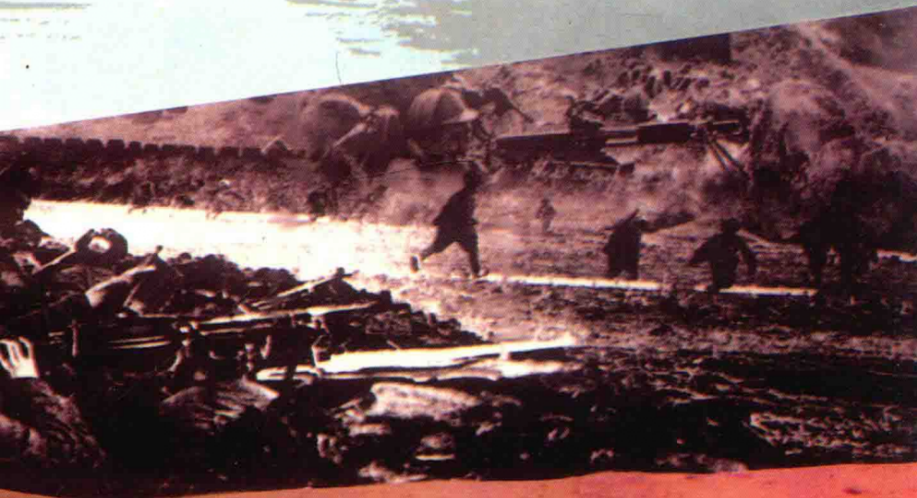


喋血云天

徐哲美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喋血云天

徐哲美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喋血云天 / 徐哲美 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6

(渤海潮文丛 / 张德兵 主编)

ISBN7 - 104 - 01032 - 7

I. 喋…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2586号

喋血云天

徐哲美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济南市铁路普林达印刷厂 印刷

140千字 850×1168 1/32开本 5.75印张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 - 104 - 01032 - 7/I · 439

定价: 12.00元

目 录

岂有此理·····	(1)
喋血云天·····	(4)
话铃阵阵响·····	(7)
悄悄地溜走·····	(11)
盐包里出虫·····	(13)
古洞里天地·····	(16)
狼狗同嚎·····	(19)
芳草寄情·····	(21)
有钱都行·····	(26)
落水装死·····	(29)
猪牛缉私·····	(31)
也有狼烟·····	(34)
天涯有遇合·····	(36)
廊下寄宿人·····	(38)
诡计出笼·····	(41)
官匪同营·····	(44)
剥指避征·····	(48)
也算公务·····	(51)
死运难逃·····	(55)
借毒避毒·····	(58)

目 录

官梦幽幽	(62)
非亲是亲	(64)
匪窝里的弥勒	(67)
赖群中的英雄	(70)
筵席上受诛	(73)
屁股坑夹泥	(76)
长亭迎骂	(78)
尽头行业	(80)
结缘陌生人	(84)
牵牛当押金	(87)
得不偿失	(92)
差得不多	(96)
封门人怕封门人	(98)
相思人护相思人	(100)
狼焚狼窝	(104)
丘貉自荐	(107)
求之不得	(109)
死灰复燃	(113)
天亮了	(116)
过渡吧	(121)
同穿一条裤	(123)
四面“楚歌”了	(129)
一句话的婚礼	(135)

一 岂有此理

傍午，大路上本应行人如织，可是，余家镇附近一段路不但无人行走，连两旁树上的飞禽都飞光了，唯有几只灰色狗似乎嗅到了什么，翘着尾巴在东张西望，既像寻找什么，又像等待什么。原来，西头不远处有一群兵民混杂的人吆吆喝喝地驱赶了反对他的一切。

这是临黄师管区从县里接收去的一百多名壮丁。他怕壮丁逃跑，像押解犯人一样，一个兵押着一个壮丁。

他们走到镇东溪边时，一只大胆的乌鸦自南往北，“哇”的一声掠过他们的上空。

乌鸦的叫声相传是不吉利的，它仿佛人们有什么灾难临头，至少是作事不顺。时下，又有一阵旋风在人们的身边卷起，这群人不约而同地祈祷：当官的求顺利到达，如数交差；为壮丁的求利落脱险，死里逃生。双方都在祷告，未知“上帝”如何安排？

也算是一种巧遇：乌鸦的叫声才落，便有人“跑呀”大吼一声，立即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场面：荷枪的当兵人有的昏倒在地，有的打着两眼，有的与壮丁摔交似的扭打，有的被壮丁捻去枪机，也有大喊：“跑就毙！”等等，但终于开枪了。

尽管是开枪了，壮丁们还是四散乱跑，多数朝北面长有许多树木的坟坦里跑。有的人未进坦就中弹倒下，有的人出了坟坦又被击中，死的死，伤的伤，路面、稻田、荒坡、坟坦，有尸体、有血淤……惨不成状。

指挥开枪的是一名蓝边符号的上尉连长。他连连大喊：“岂

有此理”，喝令下属的官兵：“追！跑了不如毙了！”言下之意是跑光了不好交差，有尸体还能抵帐。他抡着快机，不断吆喝士兵快追。追出坟坦，追过一个村庄，一直追到大洋山脚。

壮丁余济冬逃上了大洋山，后面的追兵距离不到两百米，有七八支步枪集中对他射击，啪啪有声的弹头落在他身边，死亡的可能只在这一瞬间，但他没有因此失望，他还在使劲地跑，他还在竭力寻找隐蔽点，他忽然“天窗”大开，发现面前有数不尽的磨一样的石头，脑际里掠过一丝灵感：“滚死他！”立即一块接着一块滚了下去，才滚了四五块，山下的枪声就哑了，还听见有人喊：“快退”；他心里一阵宽慰：“狗娘养的！叫你看！”接着，又滚了七八块。他乘机隐蔽在一块岩后，睨目一瞄：只见有七八个兵抬着两只猪一样的人向山下撤退，但不知道被抬的两个家伙是死是活。

原来，昨天夜里壮丁们在城隍殿里暗暗相约，领头的是余济冬，他发动各壮丁必须死里逃生，说：“兄弟们，他们把我们关在这里，一堆稻草当床铺，一碗薄粥当一餐，还算个人吗？我余济东兄弟四个，老大和老二死在日本人手里，上年把我老三也抓去，听说是打‘三五支队’的，一去就没有音讯，不知道是死是活，前天又把我抓来，我想来想去，抓出去十有九死，还不如拼一场争个活命！”

这一席话，壮丁们都非常同情，于是悄悄地下了决心，统一行动逃跑，以朋溪附近为地点，以“跑”字口号为讯号。事先各人口袋里藏一把泥沙或石块。藏泥沙的抹官兵的两眼；藏石块的猛击官兵的后脑。有的人反映迟缓，慌了手脚，反被官兵先发觉，所以出现扭打和夺枪等被动态势，虽然脱离了，没跑多远就被抓回，或者中弹身亡。

连长马茂江被岩石滚裂了小腿，起先由两个兵架着走，路过前陈村，在老百姓家拆下两块门板，连一个当兵的尸体，分别躺在门板上抬回发案地。

马茂江坐在门板上，两手捧着左小腿，怕、恨、痛三方合一地

把他的眉梢嘴鼻纠到一块。他声嘶力竭地喊：“一排长和二排长把击毙的壮丁尸体拖到一块；把击伤的壮丁排列到坟坦东头堤坎待命；三排长和通讯兵一起赶紧到朋溪乡公所找乡长，命令乡长差专人到城里报告县里。”

命令一下，一、二两排长立即带兵出发，三排长和通讯兵正开步，又被喊回“慢！处理完毕再去！”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十四名壮丁尸体被拖到一起；受伤的十三名壮丁，轻伤的被押着走，重伤的被抬着走，全部集中到堤坎脚。此刻，一挺机枪已经对着他们十三个受伤壮丁。马茂江让四名士兵把他连门板一起抬到机枪旁，他面对十三名受伤壮丁两眼一翻，喝道：

“你们说！谁是头目？”

没有人回话，一片沉寂。马茂江又声嘶力竭地连续喝问两句，又无人回话。但壮丁们的眼光统统盯住马茂江，好像二十六枚钢钉钉住了他。他又恼又恨，一心想问出一个头目来，他放出了大嗓门再喝问，但又没有人回答，他便再喝：“统统毙了算了！”说着，端起机枪。这时，有个重伤壮丁吃力地伸出一只手喊道：“慢！我是领头人！”马茂江见有人承认，便让两个士兵把他架在一旁，对其他十二个壮丁再嚎：

“你们总算是不怕死的好汉了，也许是视死如归的英雄；本官这次要成全你们。”他回头喊：“机枪手过来！送他们上西天！”

“哦！”有个壮丁“哦”了一声，因痛到心头说不出来。

“你有话吗？”马茂江把视线移向这个壮丁身上后一声冷笑。

“姓马的，你别做得太绝！”

“笑话！你还不识人情，你活着，要供养老少；今天送你上西天，一年后又投生了，有人供养你，不是很好吗？”

“狗娘养的，今天你当官……”

“我当官又怎样？谁教你在穷鬼头下投胎？”他命令机枪手：“开枪！”

“报告连长！这样不妥吧？”一个排长有异议。

“你知道个屁！”

机枪手抖着两手，迟迟疑疑不敢下手，马茂江便欠过身去拉上枪把，咬起门牙扣下扳枪，十二名受伤壮丁就这样死在一起；被架在一旁的、自认是起头逃跑的重伤壮丁，因流血过多和目击惨状，休克后咽气。马茂江听了排长的报告，似乎非常可惜，其实，他是害怕主子怪罪他交不上起事领头的活人而受处分。所以，他还不解恨，他抡起快机对着死者的头颅连发三枪使这死者脑浆迸溢、五官分离。

二 喋血云天

二十七具尸体横躺在公路上，有的头颅分裂，有的胸窝穿孔，断肢裂腹尽多，其中有个前脑粉碎的，脑浆溢出一大堆；有个腹部穿孔的，花斑斑的大肠也挂在外面。路面上血淤一滩滩，稻田里的水绯红绯红，给湛蓝的碧空映上一层鬼哭神嚎的气氛。行人见了，无不一阵心酸，心肠软弱的人少不得含泪而过。有人被抓的家属们纷纷赶来辨认。甲山村的林小妹把三岁的孩子交给婆妈陈氏坐在一旁，她认到第二十六个了还没有发现自己的丈夫。这时刻，她把自己的呼吸都压住，把目光一寸一寸地移向最后一具尸体上。在这之前，她在祈祷苍天保佑、神明保佑、祖宗保佑，她在希望不看见自己亲手纺织的白交布小面衫，她清楚地记得丈夫被抓走时穿得这种布衫。她没有料到最后一眼竟发现这白交布布衫。她立即感到天

在摇地在旋，踉踉呛呛地扑到这具尸体上。这就是枪杀之前自认是起事领头人的尸体。

林小妹泣不成声，她把溢在地上的脑浆一捧一捧地装回脑壳里。陈氏和三岁的孙子也扑过去了，一家人嚎啕在一起。孩子见奶奶和妈妈在哭，他也哭，他还拉着尸体的手喊：“爸爸，你干么不说话呀？你起来呀，你起来呀！”一面摇晃一面喊。不一会，又有五六个尸体被人认了，劝慰的人也来多了，一片哭泣声赶走了樟树桠上的山雀；在舔血的几只灰色狗倒在横眉怒目，夹着尾巴无奈地、慢吞吞地走开，仿佛对人暗示：它应该享受。这时，西边山顶上的一幢幢乌云，飞快地向东移动；战鼓似的雷声一阵紧一阵，认尸和劝慰的人们虽然知道有风雨即将来临，但他们犹如痴呆，行动缓慢，有的脱下自己的上衣盖在尸体的面部，有的向邻近乡亲讨来几束稻草给尸体盖起来，也算是为尸体暂躲这一难。林小妹既怕淋病了孩子，又怕淋病了婆婆，不得不硬起心肠离开丈夫的尸体。

当天夜里，这里的上空仍然阴云布合，尾雨沥沥，人们在睡意中听到，有“唉唷、唉唷”的，有“哈哈、哈哈”的，有“哗啦”的，也有“吭吭”和“哇哇”的，这些哭笑难分的响声，还都是在呼呼的风声和沥沥的雨声中迸发出来的，清醒过来的人们欲想听个究竟，但什么都听不出来，风声仍然是风声，雨声仍然是雨声。可是，这风雨声比白天里人们的哭嚎声还痛心，比枪声还厉害，怎么也睡不着……

余济冬坐在山岗上一动不动，他在感谢老天保佑，有幸运脱逃出来。但他也知道不等于平安无事，他想：“关在城隍殿时是我济冬串通大家的，逃跑时的口号是我济冬喊的，翻岩对抗、滚伤官兵又是我济冬干的，如果被查出来，父被吊、娘被捆，猪牛被宰，倾家荡产是笃定的了。退一步，就算是查不出来，凭逃跑人数那么多，官府也不会轻易歇手的。”

他想着想着，闭上两眼饥饿和疲劳逼他朦胧起来，他似乎看见

爹妈俩吊在廊柱上，被凶狠狠的官兵用皮鞭抽打，打得遍体粼伤，血迹斑斑，但两老没有吭一声，难道两老不……不！他是有骨气，他是为了儿子的生命。

他忽然睁开两眼，抬起头来轻轻地说：“难道我济冬能忍心看着爹娘被折磨死？”忽然又有另的想法：“算了吧，生死大数是前世注定的，去投吧！”他慢吞吞地走向山下，可是，他也知道翻岩滚死两个兵，性质是严重的；自古以来，命抵命是没有价钱可做的。但他又翻过来想：“有价！这价值就在于他要我死，我以死来换活，滚死他不罪过，我为啥又自投罗网呢？投了又有多少价值？不能投！不但不投，还要想办法去摸清情况；向谁摸呢？对！表哥沈通华屋里在山上，他也是起哄逃走之一，未知他逃向何方，先到他家看看。”

他不敢走大路，过涧涉水，越坡爬山，喝水充饥，天大黑了才赶到他家。他进了院门，只见他堂屋里灯光暗淡，站着许多人，而且听到有人在呜呜咽咽地哭泣，他不加思索，便吓了一跳，心里说：“表哥，知道你逃不过，我不该约你，”他慢吞吞地走进堂屋，见是娘舅、娘妗、表嫂等人哭泣在一起，他只好一面劝慰一面询问，他表嫂林小妹在哭泣中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现场情况，忽然止住哭声对他说：“表叔，我在山下听人说，你们打死一个官一个兵，祸闯大了，赶快逃呀，我后门就是保长屋里，常常有警备班进出。”林小妹提到警备班，着实使余济冬吓了一跳。他清楚地记得，老大、老二、老三都是警备班抓去的，他自己还是警备班和保长一起把他抓走的；上手的时候还用麻绳把他五花大绑起来，保长曾亲口说过，这是个结结实实的壮丁，他力气大，别让他跑掉。

在娘舅、娘妗同时劝说下，狼吞虎咽般吞了两碗粥，随即离开了甲山，他觉得表嫂林小妹在万分悲痛下还能关心别人的安危，是世上少有的女人。他害怕大路有熟人相遇，便选择砍柴小路，天黑路陡，大约走了两三个钟头，才找到一条比较平坦的山路，他坐下来

歇息，幸亏是六月上旬的天气，高山上虽然还有寒气，对于血气刚旺的青年人，就是穿着一层单衫还是不感太凉，他敞开胸膛，松了几口淤气，渐渐地考虑到何处藏身度日。他想过多处：到下三府打工拖毛竹，到诸暨山里开窑烧炭，到外县去帮有权势人做长工，避一年算一年，终有天下太平的日子。再说，不管到哪里，都少不了盘缠费用，在眼前，还必须有个临时的安顿地方。他忽然想起本山上还有个雷公洞。听说这雷公洞很大，地形险要，常常有绿壳隐没在洞里，从来没有上过警备班，要是真的还有绿壳住着，还不受他们遭蹋？就算是不被遭蹋，与这些人在一起吃、住，到时候岂不是‘白布落染缸’洗不清了？还是不去好。不去，又能找到比它更近、更安全的地方吗？除了娘舅娘妗一家外，出了村，便是‘六亲’无靠的人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不管他染红染黑，找上去再说。

三 话铃阵阵响

县政府会议厅里的灯光射出窗口，附近人都知道，一定有什么大事、紧事发生了才有这种灯光，否则，这班老爷们不会在夜里开会的。

果然是会议。县长徐正学坐主位，党部秘书长吴井丁坐副主位，秘书蔡廷玉坐徐正学右侧，兵役科长王云志、警察局长何志超、自卫队总队长杨树静等人坐两厢。徐正学开腔说：“晚上要商量的事，可能各位已经知道了，请王云志科长先说说案情的经过还是有必要的，老王哪，你先讲讲吧！”

王云志一脸疲塌相，他说：“诸位！我也不是亲眼看见，是朋溪乡乡队附罗成胡和师管区接收部队一个上士班长特地来报告

的。他说马茂江连长本来就怕壮丁逃跑，一出门便让一个兵押解一个壮丁上路。走到朋溪溪边，忽然有人大喊一声‘跑啊’，壮丁们便出手打开了。他们用泥沙砸官兵的眼睛，用石块砸官兵的头颅，官兵们扣着两眼昏头转向，有的倒在地上，有的被壮丁捻去枪机甩掉，有的与壮丁扭打起来……”

“他们不知道开枪吗？”总队长杨树静问。

“听说连长没有开口不敢打，他下命令时，壮丁们已经逃进坟坦了，他们追进坟坦、追过村庄，沿田路追到北面大山脚才回来，一百三十四名壮丁，击毙的二十七名，逃跑的八十一名，剩下的只有二十六名。”

“马茂江又是怎么受伤的呢？”警察局长何志超问。

“听说是这样的：有个壮丁逃上山，他和一排长等十余人追到山脚还不歇，一面爬山，一面向山上那个壮丁连连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山上滚下石块来，先滚死一个兵，后滚伤马茂江，他们才撤退回来。”

何志超两手一摊道：“悔气呀悔气！”

“马茂江现在何处？”总队长杨树静问。

“抬师管区去了。”王云志答，“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徐正学接着说：“这件事，专员公署和师管区都知道了。傍黑时罗浩忠司令来电，他说今天只收到二十六名壮丁，还欠一百另八名，命令我们即日补足。”

“废话！”杨树静两眼一翻说，“这是谁的责任？”

“我意见别管他！”何志超说，“我们已经如数交给他的，是在他们手里逃跑的，死了的也是他们打的。”

“铃铃铃——”电话铃响了。

“喂！你是……”蔡廷玉取过话筒说，“在！”他把话筒递给徐正学说，“徐县长，你的电话。”

徐正学接过话筒说：

“是的！我们正在研究，嗯，他们说是如数交足了呀！为啥？这也是，不过，我很难说呀！是！不错！也只能这样了。”

徐正学放下话筒，跌坐在藤椅上，呆了许久没吭声，还叹了一口气，他正想开口，电话铃又响了。蔡廷玉把话筒递给吴井丁，吴井丁接过话筒说：“是！我就是！这个？我们没有想到呀，是的，要是真有其事，那我们应该先清清……是嘛，好！就这样，遵命！”

“是谁的电话？”徐正学问吴井丁。

“别的还有谁。”

“大概是专员公署杜大人吧？要是我猜对了，先让我说说师管区罗浩忠司令刚才在电话上的指示吧。”

“他说，这些壮丁虽然被我们接收了，逃跑时地址还在你们管辖地段，毫无疑问是要追回的。”

“放他娘的屁！”杨树静在桌上重重地一击就骂开了。

徐正学见杨树静开口骂起来，不得不止住自己的话。他指着杨树静说：“杨总队长，你可不能如此鲁莽啊！”

“对不讲道理的人我就是要骂，骂了他会怎样？”

“背后骂皇帝有何用，老兄。”王云志半开玩笑地挖苦一句。

“当面骂他又怎样？大不了上山做绿壳呗！让老子吃大亏了谁都不认！”

“得了，我的杨老总，让徐县长继续说吧。”

徐正学见杨树静不吭了才接着说：“案发本县地头也是实，假设说不在本县地头，他们换个手法，他刚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说是没有责任呢？”他又说，“让他们自己来追究，地生人不熟，还是要本地人引路呀。”徐正学说到这里，停留了一刻，又请吴井丁说几句。吴井丁说：“我要说几句的。”他狠狠地抽了两口烟后说：“杜专员、杜书记长说，你们不要光在逃几个壮丁上看问题，逃去几个壮丁，或者抓回几个壮丁，甚至打死了几个逃兵，在战戡乱时期、在部队需要补充的时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必须

从案情的深度来研究问题。比方说有人喊‘跑呀’这个口号，值得研究的就是这个喊口号的人，为什么有这个人？这个人是从哪里来？抓来之前是什么行业？是他自己的胆量和鬼计，还是他背后有人指使？等等方面都必须研究研究。

“其次，这些刁民一定事先有策划，据了解，他们在城隍殿时不是关在一个房间，他们为什么会串通起来？是怎么串通的？难道我们的看守人员看不出一点点可疑行为？你兵役科的壮丁管理员有没有在那里管理？等等责任都要调查研究呀！”

吴井丁讲完后，两眼向各人扫视一圈，然后掏烟点火。一面点火一面偷眼瞅着徐正学，既像测试他，又像怀疑他，显然是等待他先开腔，欲与他理论一番，达到共识。而徐正学不但不开口，反而模仿吴井丁的态势，也环视众人，当他视线穿住杨树静时，杨树静好像药包爆开：

“神经！简直是神经病！你就直说呗！”

“直说什么？”吴井丁追问。

杨树静不高兴回答，翘着脑袋，两眼盯着楼板。何志超淡淡一笑说。

“就是这个嘛！”他伸出三个指头和五个指头的手势。吴井丁似懂不懂地“唔”了一声，未作反响。蔡廷玉一过眼就知道是“三五”两个数字的意思，称赞何志超说：“老何，你果然灵通！”何志超特地不作反响，翘着脑袋吸烟。

王云志知道自己是集中壮丁第一责任人，巴不得大家立即帮助他商量如何抓足壮丁的办法，虽然听懂了这位党部书记大人的话意，和看懂了何志超的手势，他都不感兴趣；他既同情杨树静的咒骂，又反对杨树静的阻挠追究。一番争论后，总算把主题移到如何抓回逃丁和重新颁发《征集令》宣布散会。

四 悄悄地溜走

徐正学回到居室，捻亮了美孚灯，和衣躺在床上好久好久没有睡意，他顺手捡过家书，从头默读。上面写道：

正学吾儿：

家乡风很大，不少人因抗风倒下，

或者无地可容，看来，这枯树倒塌不在远日。你赶快回到新地方谋生，越快越好。

此谕，祝平安。

父示

某年某月某日

他知道家书的含意，把家乡的“风”与当晚在会议上吴井丁所提的问题联系起来，越想越觉得问题的严重性。他现在同意吴井丁的看法：也认为问题在于有人喊口号；赤手空拳的壮丁竟敢与荷枪实弹的官兵拼搏起来，这里面分明有精神上的准备。俗话说人不与死争，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普普通通的农民百姓，也具备了这方面了，这天下还能坐多久？怪不得家乡有人因抗风而倒下啊！他越想越怕，他决定“三十六计逃为上计”。

一日，他捏着杜专员的批条往吴井丁居室去。吴井丁和杨树静、蔡廷玉等人正在打牌，见门卫报告说是徐正学到来，吴井丁和蔡廷玉俩自知大白天聚在一堆赌钱不光彩，便立即停下，而杨树静却趾高气扬地说：“怕个×！”吴井丁把牌一推就乱了套；蔡廷玉见状，便不由分说把牌装进一只木匣里搁到厅后去。杨树静见蔡廷玉如此附和吴井丁，反感一阵子骂道：“胆小鬼！”蔡廷玉见杨

树静讥笑他，欲想还口，徐正学已经进来了，他便转身笑迎徐正学，吴井丁更紧地一拱手说：“县长亲临敝舍，有何贵干？”

徐正学也一拱手，说：“本县有点小事前来道别几句。”

“啊？有什么事？”

“蒙专座恩准，到杭州接家眷去。”

“啊——”吴井丁淡淡一笑说，“应该，应该！未知何日起程？”

“18号，就是后天吧。”

“假期几天？”

“20天，我争取15天回来。”

“这几天让谁来执事呢？”

“按上面规定：一个月之内由秘书署。”

“好——这样吧，让刑警队护送你吧！”

“干么动他们？包给我老杨就是了，一个排或一个队都行！”

“也好，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吴书记长和杨总队长，并请两位多多关照小蔡。”

杨树静对蔡廷玉本来有隔阂，见徐正学说要他关照他，心里反而更起反感，他认为徐正学有意将他的军。

坐在一旁的蔡廷玉好像喝上五味汤，他知道权力来了，外快多了，又甜又香；责任重了，别的不说，单征集壮丁一项就会压得弯腰断骨，还有职员们的薪水，等等问题都要解决，还都是县长亲口许愿在本月底开销的，到时候追到头上，都是我蔡某的责任了，这时候，可能酸的、苦的、辣的都会一齐到来。他虽然想到了这几方面，可又不好出齿推托，他在短短的一瞬间下了主意：逢场作戏，不通自通。

转天晚上，杨树静匆匆地赶到了吴井丁居室，向吴报告说：

“徐正学突然通知我，让我派出两个排的兵力护送他，未知有什么原因？”